

价值生成论 与道德教育

◎唐本钰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08JDC021)

价值生成论与道德教育

唐本钰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生成论与道德教育 / 唐本钰著.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70-0552-5



Ⅰ. ①价… Ⅱ. ①唐… Ⅲ. ①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品德教育—研究—中国 Ⅳ. ①G6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04607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滕俊平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01 千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价值生成论	(5)
第一节 生存意义诠释与价值生成	(6)
第二节 主体性与主体价值体系	(24)
第三节 主体生存意义系统	(51)
第二章 价值教育与生存意义系统建构	(64)
第一节 传统价值教育的两种典型取向	(67)
第二节 现代学校价值教育的补偿性与对抗性	(76)
第三节 生存定向:价值教育的旨归	(86)
第三章 道德的理性回归本性	(99)
第一节 道德与理性回归	(100)
第二节 道德的同一性诉求	(115)
第三节 道德文化返璞归真的张力	(120)
第四章 理性回归:道德教育的应然路向	(126)
第一节 道德教育在价值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128)
第二节 道德教育对理性回归的诉求	(133)
第三节 理性回归取向的道德教育模式设想	(140)
参考文献	(156)

导 言

追求价值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从古至今,人们对价值问题保持着稳定的热情,同时也经受着持久的困惑。价值问题进入教育领域,也与教育的历史同样久远。但是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当代社会这样重视价值教育。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价值教育潮流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到今天已经有 40 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几十年中,价值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整个 20 世纪,价值问题受到空前的关注。20 世纪的前三四十年里,随着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价值思想”成为教育理论的一个主题,并催生了“价值教育学”。20 世纪 60 年代“价值”问题首先在美国,接着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德国重新成为教育学的一个中心主题。随后作为对“世俗化的多元主义社会中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的经验”的回应,^①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价值教育潮流。不同名目的价值教育,除了传统的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政治教育等得到扩展和加强外,生命教育、环境教育、人格教育、情感教育、创新教育等也陆续开展起来,一些强调价值问题的教育理念如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等对各国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活动也产生了直接影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价值教育政策,政府和民间组织、国际性的教育研究机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对价值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直接实施研究计划或给予项目资助。理论研究方面,人们对教育与价值的关系、价值教育的哲学基础、价值教育的方法论、价值教育的类型与形式等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和阐述。实践研究方面,规模较大的实证调查也有多项。例如,英国教育学者莫尼卡·泰勒(Monica Taylor)较早对欧洲的价值教育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编辑出版了研究报告《价值教育在欧洲:1993 年 26 国的比较调查概况》,描述了欧洲各国价值教育的状况。^② 进入 21 世纪,价

①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6 页。

② 杨超《当代西方价值教育思潮》,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77 页。

值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依然方兴未艾。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教育形态,价值教育完全有理由获得稳固的独立性和强大的主体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价值教育”通常是被作为与“科学教育”相对的概念来理解的。近代以来,科学教育通过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科学教育不仅目标是确定的,而且其实效性也是显在的、容易评价的。但是,目前价值教育并没有获得像科学教育一样清晰的确定性。不仅价值教育的目的、内容、途径尚缺乏统一的认识,甚至像“价值”以及“价值教育”等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也还不十分明确。与科学教育相对比,价值教育更像是弥补社会价值漏洞的补丁,而远没有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也就难以实现自我决定、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

价值教育要确立主体地位需要以稳定的同一性为前提。一个事物要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首先应当获得同一性。科学教育的同一性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教育就是它自身,不会被认为是别的事物。而今天价值教育的同一性远没有确立起来。自然科学教育以自然事实的同一性为基础确立自身的同一性;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以社会事实的同一性为基础确立自身的同一性。而价值教育的同一性却不能以事实为基础来确立,而要诉诸人的存在意义。事实可以仅通过认识来发现,而意义则需要体悟。事实就在那里,不以认识主体的意识为转移;意义的诠释则依赖于主体的意义系统,主体的意义系统不同,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诠释。因此,价值教育的同一性最终要以文化中人类共享的意义系统的同一性为基础来确立。问题在于,在多元性社会中,文化中共享的意义系统却是需要重新建构的,这一建构任务恰恰也需要价值教育的参与。科学教育是一种“实然”教育,价值教育则是一种“应然”教育,而且在文化中共享的意义系统不确定、不稳定的情况下,价值教育还要确定自身的“应然”。

价值教育要获得独立性和主体性,可以从科学教育的成长历程吸取经验。但是价值教育与科学教育有着实质的差异,所以有些东西不能照搬。两者的差异根源于价值与事实的分野。科学教育有着确定的目标,每一专业有专业的教育目标,每一学科有学科的教育目标。沿袭科学教育的“专业化”思维方式,现代价值教育也设立了确定的目标,于是公民教育、政治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教育、人格教育、情感教育、创新教育等都成为有确定目标的教育模块。“模块化”的价值教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长期以来各个模块缺乏沟通,使价值教育缺乏整体性而支离破碎,因而也就缺乏独立

性和主体性。

就像科学教育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由自然的真实性来保障一样,价值教育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由人追求生存意义的超越性来保障。事物的存在可以仅仅取决于因果必然性,而人要超越自身的现成存在展现自由本性则要突破因果必然性的制约,寻求终极归宿,即终极目的、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等这些概念所共同指向的心灵安顿之所。跨越因果关系、从有限走向无限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必须既能体现人的现实性又能体现人的超越性。在人类所有的文化成就中,唯有道德可担当此任。首先,道德是基于功利的,它通过限制个体主体性为共同体的积极存在提供保障,因此可以实现个体主体性向共同体主体性的拓展;其次,道德又是超越功利的,在道德的感召下主体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能够为真、善、美这些纯粹价值而献身。超越功利走向道德,超越道德走向终极信仰需要道德教育的引导。因此,道德教育应作为价值教育的主线,以统领价值教育实现主体生存意义系统的整体建构。

价值教育只有获得了稳固的独立性和强大的主体性,才能自信而自觉地确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设计活动方式、建构课程体系,为价值教育指引方向、促进价值教育不断发展,也才能确立价值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需要一种既超越价值本身,也超越领域性价值教育的整体视角,转向主体生存意义系统的整体建构。要履行这一使命需要教育主体确立关于价值教育的整体理论框架。20世纪60年代詹姆斯·谢弗(James Shaver)曾经提出一种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构建模式”(the Rational Building Model),目的在于加强教师对于道德教育基础的理解,“帮助教师形成一个清晰的具有充分教育价值的理论”^①。谢弗把道德教育放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加以观察和思考。1967年谢弗在《面对价值决定:提供给教师的基本理论结构》一书中,把价值教育的理论基础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对价值观的定义、民主的本质、对民主社会中道德教育的分析。谢弗主张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包括在价值观识别和价值观澄清、价值冲突分析和行为决策等过程中建构理论。虽然“理论基础构建模式”主要是为道德教育设计的,但是谢弗“在实践中形成理论”的理念足以为我们今天思考价值教育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要保障价值教育的实效性,实现价值教育自身的成长,价值

^① [美]理查德·哈什、约翰·米勒、格林·菲尔丁《道德教育模式》,傅维利、王念泉、董晓倩等译,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1页。

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获得关于价值教育的整体理论和适应价值生成的开放性思维方式显然是重要的。价值教育主体要获得充分的自信,需要自觉建构完整而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基础理论所涉及的内容不仅限于具体的价值谱系,也不仅限于主体价值体系本身,而是要涵盖关于主体生存意义系统的结构、建构与整合的所有方面和所有要素,适应价值教育为主体生存定向的整体需要。

第一章 价值生成论

“价值”是哲学中内涵最丰富的范畴之一。在哲学研究中,本体论试图寻找价值的“本原”或“本质”,回答“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希腊理念论把价值看作“先验的理念”,近代现象学试图寻找价值的独立形态或价值本身,把价值归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价值世界”。随着 19 世纪“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哲学中的价值概念被赋予更多经验的和实践的含义,从主客体关系出发理解价值概念逐渐成为价值研究中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还原论倾向,主要回答“价值因何存在”的问题。但是,并非所有的价值都可以还原,越高级的价值越具有不可还原的特征。普特南(Putnam)指出:“要求我们只接受我们能够给出一种还原论解释的东西,这将不但消灭价值的谈论,而且将消灭指称的谈论,因果性的谈论,反事实的谈论,以及许多其他的谈论。这里肯定有某种错误,但错误的不是价值的谈论,而是还原论(‘自然主义’是它的别名)。”^①还原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价值的认识需要一种与还原论相反的方向。要把握价值的实质,与“价值是什么”和“价值因何存在”的问题相比,回答“价值如何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②这一论断启示我们,价值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价值研究需要生成论的思维方式。与预成论不同,生成论致力于追问研究对象“如何是”或“如何存在”,着眼于对象存在的未完成性、开放性,将研究对象的存在看作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辩证过程,进而探寻对象生成的基础、条件和途径。^③在价值研究中,价值预成论着眼于回答“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偏重于对价值的内容与静态特征的描述和解释。而价值生成论着眼于价值的发生与转化,更关注“价值如何存在”的问题。在价值生成论的视域内,价

①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06 页。

③ 许斗斗《谈价值哲学的生成论研究路向》,《东南学术》2004 年增刊,第 164-166 页。

值是生成的而且处于生成之中;生成是价值存在的基本方式。

第一节 生存意义诠释与价值生成

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含义比较明确,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之分,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有用性”。^①但是在日常生活和理论研究中,价值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德国教育学者沃夫冈·布雷钦卡(Wolfgang Brezinka)曾对不同语境下的“价值”概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日常语言中,人们用“价值”一词指称“有价值之物”,有时指“所有获得积极评价的对象,包括价值对象或价值承担物”,有时则指“规范、理想、指导观念、原则、给予意义的信仰内容等规范的文化财富,也就是规范的取向财富”。^②在哲学用语中,价值与价值物、规范等有时是被区分开来的,“一个有价值的物体,一个善(财富),甚至如规范、理想等文化财富尽管有价值,但不能称为价值”^③。经验主义哲学家通常用价值这个概念指“通过‘评价’赋予价值物或者财富的普遍的属性,如‘真的’、‘伦理上善的’、‘美的’、‘有用的’或‘健康的’等”^④;有些理想主义哲学家把价值看作理想的对象,也就是那些为其自身而存在的本质之物,如柏拉图理念论中的“真”、“善”、“美”等。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价值”则常常被理解为人格特性,如观念、态度、信仰和情感,它涉及心理倾向、价值观、价值态度、价值信仰或主观的价值取向。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中人们还把“价值”与行动的目的或目标以及追求的内容联系起来。在价值教育学中,价值概念的使用同样是混乱的,“许多不同的对象都被归入‘价值’名下。不仅有美德、个人态度和基本道德信仰等,还有文化规范、文化原则、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等,也包括制度之物如婚姻、家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等。”^⑤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50页。

②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③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④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⑤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概括而言,“所有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对人重要的一切都被称为‘价值’;所有推动人的、人所追求的、人实际作为人生取向的和人应该作为人生取向的一切。”^①如此一来,诸如财富、规范、目标或目的、标准、理想、模式、基本原则、主观的偏爱、兴趣、观念、态度和取向规则等都被指称为价值。事实上,价值教育也确实把具有不同内涵的“价值”列为教育内容,作为“对现代社会中快速的文化转型所引发的许多社会成员的取向危机的一个回应”^②,或者说对越来越多的价值漏洞的补偿。

着眼于回答“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以预成论的思路来拼凑价值的家族,已经使“价值”这个概念臃肿不堪、面目模糊。我们需要从生成论的视角,沿着价值发生、发展的轨迹厘清价值概念的实质内涵。马克思提出价值起源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的论断之后,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指出,“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他的价值不比别人大,也不比别人小”^③。这两个论断中“价值”概念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前一个论断表述的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作为价值发生的基础,后一个论断表述的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前一种价值与后一种价值之间的落差,暗示了价值生成的确定方向。我国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价值有三层意义,第一层含义为“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凡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的,即有价值的”,涉及对客体的评价;第二层含义为“衡量需要的价值的高低”,涉及对需要的评价;第三层含义为“主体本身的价值”,涉及对主体的评价。^④这一阐述从“对于人的价值”过渡到“人的价值”,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呈现了相同的价值生成线路。

探索价值的生成可以从“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一事实开始。“需要的满足”这种现象发生于低级的有机体。价值学主要关注属人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价值仅仅是属人的。罗尔斯顿(Rolston)的自然价值论认为,即使没有感觉的有机体,甚至某些无机物也有内在价值,“这个世界的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⑤。英国哲学家波普尔(Popper)认为,价值的存在

①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② [德]沃夫冈·布雷钦卡《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④ 张岱年《论价值的层次》,《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5-6页。

⑤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也不依赖于意识。他指出,“价值同生命一起进入世界,而如果存在无意识的生命(我认为,甚至在动物界也完全可能,因为看来存在着无梦的沉睡),那么,我想,即使没有意识,也存在客观的价值。”^①在最原初的意义上,价值仅意味着一事物对于另一事物存在的“有用性”。多样性的事物,如物质、能量、信息,或事件、过程、性质等,因为对有机体的生存是“有用的”所以是“有价值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价值关系。价值因此意味着一种促成有机体存在的力量,于是有些研究者直接把价值称为“力”。牧口常三郎的功能价值论就把价值定义为“一种客体和主体相互吸引的相关力……价值就意味着在客体与人的相互联系中正在起作用的‘力’或‘功能’的状态”^②。系统哲学对这种“力”进行了更具体的描述。米勒(Miller)指出,有机体是处在稳定状态中的开放系统,系统的存在有一个稳定性区间,超出这一区间系统就要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或输出进行矫正,使系统恢复稳定状态。在系统中,迫使超出稳定性区间的变量构成应力;对应于这种应力,在系统的内部产生张力,这种张力对系统的存在具有定向作用,是有机体自我保存的机制之一。米勒把系统存在的这种“张力”称作价值。拉兹洛(Laszlo)提出系统定向价值论,他认为价值是“系统动态行为的客观因素”,^③它使系统具有了“目标导引”的特征^④。他指出,“从系统论本身这个制高点来看,在整个自然的系统的范围内,没有什么是不受价值约束的。”^⑤在他看来,“所有系统都有价值(value)和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它们都是自然界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保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⑥从系统价值论的观点看,价值是保持和提升系统质的规定性的一种因素;价值的多元性契合于系统在不同情境、不同时期的多种价值需求。由于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因而价值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因应系

① [英]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275页。

② [日]牧口常三郎《价值哲学》,马俊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③ [美]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37页。

④ [美]E·拉兹洛《系统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1页。

⑤ [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⑥ [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统存在的需要而生成的。价值的动态性和多元性是受系统存在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

系统价值论把价值看作系统存在定向的“力”，那么这种“力”是如何发生的？“负熵价值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负熵价值论”是在普利高津(Prigogine)的“耗散结构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利高津区分了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孤立系统与其环境之间既无物质交换也无能量交换，封闭系统与其环境之间有能量交换但无物质交换，开放系统与其环境之间既有物质交换也有能量交换。其中只有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可以通过消耗环境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耗散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是“熵”。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增加原理，保持系统的存在需要消耗能量，能量的消耗势必引起系统内部的熵增。与孤立系统和封闭系统相比，开放系统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环境中吸取负熵以抵消系统内的熵增，通过持续的负熵流增加系统的有序度而把熵和无序留给环境。有序是指系统内部要素的协调状态。在有序状态下，系统各要素及其组合产生和保持较优的功能效应。系统有序包括结构有序和功能有序两个方面。结构有序是系统内部各要素在时空和逻辑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功能有序是系统内部要素在功能上的协调性、有效性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对于系统的存在而言，功能有序比结构有序更为重要。当然，系统的有序并非总是可觉察的，序有显序(explicate order)与隐序(implicate order)之分，隐序是潜在的，显序是隐序的特征形式。有序化是有机体存在的普遍倾向，这种倾向使有机体的存在表现出确定的方向。

负熵是影响系统有序化的关键因素。并非所有的能量都有利于促成和维持系统的有序化，只有那些具有适应主体存在需要的流动方向和转化方向的能量才是有序化能量。狭义上，负熵仅仅是有序化能量的函数，但事实上影响系统有序化的因素并不仅是有序化能量，一些非能量因素，如物质结构、时间、信息等，以及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也会通过影响能量的传递、转换和利用效率而影响系统的有序化过程和有序程度。由于有序化能量和非能量因素共同影响系统存在的有序化，所以两者被统称为“广义负熵”。

凡是系统要存在就需要有序化，简单系统的存在需要有序化，复杂系统的存在也需要有序化。人的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人的系统的有序化包括个体有序化和社会有序化。生理机能的改善、主客体关系的协调以及自我适应与环境适应的智慧的获得都属于个体有序化过程中的环节；社会内部控制能力的加强、群体主体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经济、科技、文

化等领域的适当发展则属于社会有序化过程的环节。虽然低等有机体与人都是系统,但人的系统要复杂得多。人不仅要生存,还要以“应当”的形式生存。因此用“负熵”和“广义负熵”概念来描述人的价值的丰富性和等级层次性以及人类作为系统存在的方向性是不够的。如果在人类领域把价值等同于“负熵”或“广义负熵”,在理论上就会导致摩尔(Moore)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即从“实然”推论“应然”、从事实陈述推导价值判断的谬误;在实践上,如贝塔朗非(Bertalanffy)所指出的,贯彻一种“机械论倾向的系统理论”,会“使人们担心系统理论真的是走向人的机械化和人的价值下降,走向技术统治社会的最后一步”^①。

人的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源自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人是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统一体。贝塔朗非从创立一般系统论的时候起,就试图把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区别开来。他指出,“生物的特征或‘价值’,可以归结为对其个体或其种类的生存不是‘有用’就是‘有害’”,而“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是由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②由于建立了复杂的符号系统,人的价值也被符号化了,“所谓人类价值,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宇宙,它是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③对于人类来说,符号已经不仅是信息的载体,其本身就是精神的构件,尤其是作为高级符号系统的“文化”已经融入人的存在之中。人的精神性如此复杂,又是如何实现与物质性的内在统一的呢?拉兹洛的“双透视理论”对此作出了一种解释。拉兹洛指出,从本体论的二元论立场看,人的心灵能够反映世界,形成认知,而世界并不受人的认识的影响,世界与人的认识是二元对立的。一元论则采取了另一种思路,如物理主义试图把精神事件还原为物理事件,心灵主义试图把物理事件归附于精神,以此消解物质与精神的分界。与这些思维方式不同,“双透视理论”把“物质—精神”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来看待。在“双透视理论”看来,任何系统首先是一个自然系统。所谓自然系统,并不是纯粹物理的自然,不是“死物质”,而是作为开放系统的自然,“一个自然系统须满足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就是须

① [奥]冯·贝塔朗非《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② [奥]冯·贝塔朗非《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4,49页。

③ [奥]冯·贝塔朗非、[美]A·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4页。

是进化的产物,是开放系统,是自维持和自进化系统,能以输入的负熵抵销内部的增熵,具有持续生存必须的功能特征——即,对外环境的敏感性,有效应付环境危机的反馈控制,适应以及重塑直接和间接有关的环境的能力。”^①这样的—一个系统具有“心灵”,这个心灵与自然系统持续存在的功能相关,它能使“自然系统避开环境中危险的和无效的事件和能量源,趋向有利的和有效的事件和能量源”^②。当然这里的“心灵”不是泛灵论(panpsychism)意义上的,而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心灵系统与自然系统根本就是同一个系统,两者只是同一个系统即“自然—认知系统”的两种透视,“精神事件和肉体事件是作为自我维持的和进化的系统功能的两方面或两种透视联系在一起的”。两种事件构成“一个单一的肉体—精神系统,或自然—认知系统”^③。在不同的自然—认知系统中,心灵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代表着系统的发展等级。在初等生物体身上只有一些满足自我保存需要的基本的向性,而那些处于较高进化阶段上的生物体已经进化出适应自身存在需求的越来越完备的信息处理环路,“其功能是对感觉进行分析,并同系统内储存的编码作比较。这就赋予该系统反思自己经验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仅感知,而且它知道它感知”,成为“它们知道它们知道它们感知的系统,以至更高级的系统”^④。这其实就是意识进化的历程。在意识刚出现的时候,可能只具有“存活定向”的功能,可以归因于“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选择性地进化出了反映能力并能把这种能力用来完善采食、狩猎和社会常规的那些个体”。但是,随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意识能力可以被用于与有机体生存目的没有直接关联的对象或活动。因此,不能把“同意识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文化成就的全部财富都归结为自然系统持续存在的基本功能”,也“不应把一种能力的起源同它的现状和现有功用混为一谈,否则就会犯由开头推知结尾的逻辑错误”^⑤。意识的出现使生命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质的飞

① 〔美〕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7 页。

② 〔美〕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 页。

③ 〔美〕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2 页。

④ 〔美〕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 页。

⑤ 〔美〕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 页。

跃,“人类系统发育的进展,要求有意识作为人类这个物种生存的手段。但是,意识一经进化形成,就接过了人类进化的前进方向。手段变成了目的:原来那个自我供养的生物物种,转化成了特别注重知识、美、信仰和伦理的文化物种。”^①意识的成熟使人成为主动追求价值的“文化生物”。拉兹洛指出,“在文化领域内,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人脱离价值标准的范围——因为,没有什么事实真相漂浮在你周围,无须估计和期待,你一伸手就抓到了。”^②

人有主动追求价值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的行为以及人的整体存在提供着动力。但这只是现象。更根本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追求价值?从功能上看,价值为主体的生存确定方向。那么,主体的存在为什么需要一个“方向”?博格丹(Bogdan)的“前一生物进化”观认为,在宇宙进化历程中,有机体及其目的指向性的出现与纯粹物理系统的进化历程相衔接。“大多数动物的心灵都有目的指向性,进而都有意向性。……意向性之被进化出来,是服务于目的指向性的。”^③目的指向性和意向性,决定了有机体存在的方向性。这一过程在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也更为复杂。人与其他有机体一样,会趋向价值物以实现自我保存;但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人会主动追求价值,甚至为追求某种价值而不惜牺牲生命、放弃自我保存。在人这里,价值往往指向一个更高的目的,因此对“价值”的理解需要借助于这个“更高的目的”。我国哲学家张书琛对价值的个体原始发生与种系发生,以及现代社会价值生成与创造的基础、条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指出,“我们只能通过人创造价值的活动及人所创造的价值来理解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也只能通过对社会历史这一具体化的价值领域的参与、观察和研究才能发现和理解价值和价值观。”^④考察个体成长史和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的价值追求最终所指向的,正是生存的意义。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比价值追求更根本的,是意义追求。

什么是意义?“意义”的概念与“价值”的概念一样难以定义。意义问题几千年前就已经进入先哲们的视野,但意义研究成为显学则是近代的事。

① [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② [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③ 高新民、殷筱《新目的论与心智的终极解释》,《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第54-62页。

④ 张书琛《探索价值产生奥秘的理论——价值发生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86页。

自20世纪初以来,意义问题在语言学、释义学、现象学、逻辑学、心理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波兰哲学家沙夫(Adam Chaff)在《语义学引论》中指出:“关于意义的问题,的确是今天最重要和在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美国语义学家奥格登(Ogden)和瑞恰兹(Richard)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总结了20多种意义的定义,他们发现人们在使用“意义”一词时用法上的混乱是“我们的哲学家所想不到的”。汉语词典对“意义”一词和英语词典对“meaning”一词都有两项基本解释,一是事物或符号所含的“意思”,二是事物的“作用、价值或重要性”。前者大致适用于“文本意义”,后者大致适用于“存在意义”,对于人来说即“生存意义”。很多情况下文本意义的诠释是很困难的,而“生存意义”的诠释更加困难。与“文本意义”相比,生存意义更加难以言说、难以思议。生存意义可以大致地理解为主体行为与生存本身之所以值得的根据,即因为有意义,所以值得。人不仅寻求事物、事件之于生存的意义,而且寻求生存本身的意义。因此,生存意义包括事物、事件、活动等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个体生存对于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生存本身的终极意义等不同层次。

人类有追求生存意义的天然倾向。德国哲学家奥伊肯(Rudolf Eucken)指出,人的本性深处有一种寻求意义的内在冲动。^①人本主义心理学把这种冲动看作人类心灵固有的一种内在紧张。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指出,与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人类具有为了生存、成长和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它是与生俱来的。“机体以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方式发展其所有的潜能。”^②这种需要即人的自我实现倾向。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指出,自我实现并不是人的终极追求,人还具有超越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超越性需要”,^③它是主体自我超越的内在冲动。超个人心理学家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把人所具有的超越自我的内在紧张称为“意义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他指出,每个人都有寻求意义的天然冲动,人真正追求的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超越自我的生活意义,这构成了其生命存在的原动力。意义不仅指向自我实现,而且超越了自我实现的狭窄范畴。如果把意义看作自我表现或愿望的投射,它将会失去挑战和要求的特性而不能再激发人的勇气,鼓舞人上进。他认为,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探索 and 追求

①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转引自:郑雪《人格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③ [美]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